

邑乘名於世者如武功志和州志
深州風土記桂陽州志及禹州朱
志章、矣朱志續脩于道光十二
年逮光緒之季閏七十年視道光
玄乾隆邵志時期相若也廣權知
州事曰先測量疆域繪圖將再脩
志未果解任所繪圖携至日本始

鑄銅版歸之今年王子琴林書未
告并脩禹志屬稿畢請并言簡端
且曰陳子嘉桓任纂脩田子春同
任蒐討琴林潤色之蓋三子皆深
於史者也秉筆歷五六年信勤劬
矣既寄稿至展讀之體裁謹嚴而
博瞻行文闕通醴厚則深州記

陽志之亞也距道光壬辰已百年
經顛覆亂離之餘卒蔚然成此傑
作廣權以羈栖暮齒猶及見之俯
仰今昔六竊有感於斯文夫志亦
能名於世者文章也中所記者事
物也山川無改而人事變遷隨歲
月以遷嬗不知凡幾矣吾故山國

自西南迤而北巖谷連亘頗有匪
蹤出入匪類之民耳胡為強梁不
靖教養闕失誰職其咎曩在禹時
念茲內疚還來荏苒遍野雖在平
隄時時聚焉而禍所至尤烈禹境
非當驛路者顧輒為軍旅屯駐不
戢自然城闕二為之墟此蓋今日

大河南北大勢非獨一禹其諸劫
運之所趨乎天道遠人事近志乘
以責人事也周禮鄉遂吏三年大
比攷其德行道藝以賢能使長民
近日讀此益歎為善制無古今皆
宜蓋地方興創除弊由官司管理
注：不旋踵遂廢州里受之久而

不弛時或益張觀鄉而知王道或源
也或委也願以質諸讀邑乘者

歲在重光協洽建卯之月丁亥日
長沙曹廣權書于寶應南園時

年七十有三



序

縣志官書也纂修官所聘也採訪官所選也款項官所給也故任有專責而成有攸歸今禹之縣志昉自民國八年縣長車雲招議修志列示曰以長春觀爲縣志局地址以存古學社田租爲縣志局的款提調梁乾元畫三纂修陳嘉桓肇卿王琴林槐三採訪田春同荔軒等共六七十人議定卽榜長春觀門首日禹縣縣志局未幾車縣長去禹此事遂無問津者十年春初 琴林 以山居逼寇盡室赴城不及賃廡謀之畫三畫三曰卽借棲長春觀藉可修志遂諾之適歲饑隨肇卿及荔軒入省請賑賑畢肇卿仍須赴

衛主中州文獻徵輯處於是禹志局纂修

琴林

受食不受

薪肇卿不受薪並不受食

琴林

語肇卿曰子爲其難者吾

爲其易者竊以縣志者史裁也歷代正史率法馬班必備
紀志表傳而縣志向不爲紀茲師章學誠意而冠以大事
記以次及志表傳從公例焉惟作文貴字字出於已修志
必字字出於人非有寶書何作春秋而今列採訪者率唯
唯否否莫爲人先適河南通志局採訪宋慶端到禹假手
於縣局而採訪乃肇端矣最勤者首則董杏林少奉次則
連城璧易菴其於故家父老無不詣也古剎碑碣無不窺
也外此濟濟各告所知

琴林

得此已大喜添修鳳樓之有

助矣當是時荔軒主衛輝圖書館館中多書荔軒學固喜博凡關於禹數千年之人文罔不輯錄捆載以歸是其大有造於禹志者也初肇卿既成大事記適衛後每伏臘歸省卽次第從事於各志

梓林

先惟草傳其各表則易菴以

採訪居局爲之耳大抵續其新仍存其舊刊其誤不易其式如是者有年幾於應有盡有矣惟開局以來寇氛日猖官斯土者率以修志乃前任意漠不相關又多五日京兆鞅掌戎馬不遑文事

梓林

私念古來蓄書類亡於逃亂之

閒則爲志稿謀收藏誰任散失之咎值十六年春長春觀置契稅經理局卽將志局併入其中減竈裁傭僅包留二

人膳費聊以羈縻之勿絕而已是時肇卿荔軒皆辭衛歸

禹矣

琴林

亦出局別住志稿交書記司守不數數來局也

且夫事故有何詳略不搜之則不出心思有何深淺不鑿之則不入肇卿曰書有死有活今志稿尙多死書也時取志某卷而增之時取志某卷而改之最後則遞取舊志面目而全新之此書之死者盡活矣昔吳汝綸與日本人書曰敝國志書汗牛充棟率不成文汝綸爲深州風土記務使其篇篇成文今之爲禹志亦庶使其篇篇成文而已其間已屢議刊印矣及二十年議定刊版交稿開封馬集文齋每刊數卷卽寄校閱而旣正於此又誤於彼魚雁反覆

亥豕頻仍如是者久之迄二十四年五月肇卿又親校一
過曰休矣

琴林

曰請益卽以當消夏乃復續大事記以統

其鉅又廣蒐雜記以旣其細差可完一書之始終也宋次
道云校書如埽塵隨埽隨有吾亦云修書如抽絲愈抽愈
長豈不然乎吾因是知欲求修志之美備首必有人又必
有書尤必有時所謂修志有人者本縣人與異縣人之宜
否孔子以魯人修魯史而有內諱卽史法也今以本縣人
修本縣志當不免爲有南軒下筆之難近世湘潭王闔運
專爲湘軍志開罪巨室商邱陳壇鑒修商邱志久阻鄉評
此本縣人之所不宜者也而有所宜者在耳目夙親考徵

易確故全祖望之有鄞人忠烈狀馬其昶之有桐城耆舊傳卽以吾豫論劉青芝有古汜城志蘇源生有鄆陵文獻錄皆以私作顯爲信史若異縣人則情誼不屬是非難考矣吾禹乾隆志纂修者王聿修周棟皆禹之素著儒行者而不曉史例至道光志則桐城姚椿陽湖洪符孫皆名一世而窘於寓寶其於禹事正如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者故以潁水昭昭亦止據方輿紀要及一統志不知其非矣於他更何責焉今志局之人肇卿先有鈞臺詩紀以爲纂修荔軒專成禹乘拾補以爲採訪所謂我落其實爾取其材信兩美之必合矣惟

琴林

無似亦歷與邛虛固相需

也夙嘗病邵志之言無序朱志之言無物蓋禹之少書久
矣邵志喜錄蕤文而止出時人絕少雅故朱志於宋人傳
類取之弘簡錄則未備二十四史可知也今禹仍無藏書
家而肇卿荔軒皆得之於衛旣因朱志之序併歸邵志之
物而又宏加網羅益富潤色凡以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
亂也故志成雖不敢謂虎文豹炳諒可免疥駱駝之謂已
嗚呼不徵之盟會圖疏無以見少康逃虞之在嵩陽不徵
之大唐褚卿碑無以見褚亮休老卒葬之歸漢晉故籍不
徵之畢夷仲行狀宣和書畫譜等記載無以見張昇燕肅
之家陽翟今者糾傳注之謬繩史文之愆使知千古聖哲

行蹤門祚皆於我禹有密邇之關繫不禁欲連浮大白此非爭墩之私心乃實敬梓之公誼也不信乎得知千載端賴古書乎然而文章之妙或急索而不得或無端而相遭故宜優而遊之言不可以若是其亟也況史者千古之事而期之倉卒之間乎史記漢書皆出兩世明史之成以六十年若縣志則湘潭縣志逾二十年深州風土記訖三十年故皆稱善焉今禹志修於寇亂之內城鄉之居無定亦作輟之業無常淹踰一紀乃爲成書亦幾於王宰作畫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不受促迫始留真跡矣而要之非初意也當肇卿荔軒並在衛未歸

琴林

獨兀兀仰屋梁輒生孔

融便去之思王式輕來之悔及二子歸與

琴林

共避寇寓

城久時借志局聚談又有淵明奇文共賞疑義與析之樂
迄志成觀之洵非剋期報竣所得有也而所以年復一年
者則以纂修無薪除刊印遲印總須一議款外無他鉅費
耳嗚呼石室蘭臺早變市道高逢休謂羊昭業等擬將一
尺三寸汗腳踏地燒殘龍尾道執大政等亦太悠悠司馬
光通鑑久不成人謂利筆墨絹帛果餌金錢之賜其唐及
五代採取微冗日月或差以促修成書故也

琴林

向有詩

云亂來何地寄生涯聊借修書度歲華略計新編俱有草
敢云老眼尙無花今者冒人之功附驥而名可幸亦可恥

也至助成此書者除已表名別有參考則濬縣孫至誠思
昉採訪則胡文甲鼎臣採訪兼校對則張鳳鳴岐瑞安丙
炎南軒郭振鐸徇卿王景曾孝先書記則王廷秀華甫張
萬齡鶴亭籌款兼理款則予季鳳林翔仞楊桓林松亭仝
庭楷子範其他則多忘之矣師丹已老華子久病空喚奈
何尙希曲恕駒馳影過鴻飛爪留且敘前因以昭後果云
爾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初吉王琴林謹序